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辭乾館 小書生妙改新詞

我聽見端甫說景翼又出了新聞，便忙問是甚麼事。端甫道：「這個人只怕死了！你走的那一天，他就叫了人來，把幾件木器及空箱子等，一齊都賣了，卻還賣了四十多元。那房子本是我轉租給他的，欠下兩個月房租，也不給我，就這麼走了。我到樓上去看，竟是一無所有的了。」我道：「他家還有慕枚的妻子呀，哪裡去了？」端甫道：「慕枚是在福建娶的親，一向都是住在娘家，此刻還在福建呢。那景翼拿了四十多元洋錢，出去了三天，也不知他到哪裡去的。第四天一早，我還沒有起來，他便來打門。我連忙起來時，家人已經開門放他進來了。蓬著頭，赤著腳，鞋襪都沒有，一條藍夏布褲子，也扯破了，只穿得一件破多羅麻的短衫。見了我就磕頭，要求我借給他一塊洋錢。問他為何弄得這等狼狽，他只流淚不答。又告訴我說，從前逼死兄弟，圖賣弟婦，一切都是他老婆的主意。他此刻懊悔不及。我問他：『要一塊洋錢做甚麼？』他說：『到杭州去做盤費。』我只得給了他，他就去了。直到今天，仍無消息。前天我已經寫了一封信，通知鴻甫去了。」我道：「這種人由他去罷了，死了也不足惜。」端甫道：「後來我聽見人說，他拿了四十多元錢，到賭場上去，一口氣就輸了一半；第二天再賭，卻贏了些；第三天又去賭，卻輸的一文也沒了。出了賭場，碰見他的老婆，他便去盤問。誰知他老婆已經另外跟了一個人，便甜言蜜語的引他回去，卻叫後跟的男人，把他毒打了一頓。你道可笑不可笑呢。」我道：「侶笙今日嫁女兒，你有送他禮沒有？」端甫道：「我送了他一元，他一定不收，這也沒法。」我道：「這個人竟是個廉士！」端甫道：「他不廉，也不至於窮到這個地步了。況且我們同他奔走過一次，也更是不好意思受了。他還送給我一副對，寫的甚好。他說也送你一副，你收著了麼？」我道：「不曾。」因走進去問子安。子安道：「不錯，是有的，我忘了。」說著，在架子上取下來。我拿出來同端甫打開來看，寫的是「慷慨丈夫志，跌宕古人心」一聯，一筆好董字，甚是飛舞。我道：「這個人潦倒如此，真是可惜可歎！」端甫道：「你看南京有甚麼事，薦他一個也好。」我道：「我本有此意。而且我還嫌回南京去急不及待，打算就在這號裡安置他一件事，好歹送他幾元銀一月。等南京有了好事，再叫他去。你道如何？」端甫道：「這更好了。」當下又談了一會，端甫辭了去。我封了四元洋銀賀儀，叫出店的送到侶笙那裡去。一會仍舊拿了回來，說他一定不肯收。子安笑道：「這個人倒窮得硬直。」我道：「可知道不硬直的人，就不窮了。」子安道：「這又不然，難道有錢的人，便都是不硬直的麼？」我道：「不是如此說。就是富翁也未嘗沒有硬直的。不過窮人倘不是硬直的，便不肯安於窮，未免要設法鑽營，甚至非義之財也要妄想，就不肯像他那樣擺個測字攤的了。」當下歇過一宿。

次日，我便去訪侶笙，怪他昨日不肯受禮。但笙道：「小婢受了莫大之恩，還不曾報德，怎麼敢受！」我道：「這些事還提他做甚麼。我此刻倒想替你弄個館地，只是我到南京去，不知幾時才有機會。不如先奉屈到小號去，暫住幾時，就請幫忙辦理往來書信。」侶笙連忙拱手道：「多謝提掇！」我道：「日間就請收了攤，到小號裡去。」侶笙沉吟了一會道：「寶號辦筆墨的，向來是那一位？」我道：「向來是沒有的。不過我為足下起見，在這裡擺個攤，終不是事，不如到小號裡去，奉屈幾時，就同乾俸一般。等我到南京去，有了機會，便來相請。」侶笙道：「這卻使不得！我與足下未遇之先，已受先施之惠；及至萍水相遇，怎好為我破格！況且生意中的事情，與官場截然兩路，斷不能多立名目，以致浮費，豈可為我開了此端。這個斷不敢領教！如蒙見愛，請隨處代為留心，代謀一席，那就受惠不淺了。」我道：「如此說，就同我一起到南京去謀事如何？」侶笙道：「好雖好，只是舍眷無可安頓，每日就靠我混幾文回去開銷，一時怎撇得下呢。」我道：「這不要緊，在我這裡先拿點錢安家便是。」侶笙道：「足下盛情美意，真是令人感激無地！但我向來非義不取，無功不受；此刻便算借了尊款安家，萬一到南京去謀不著事，將何以償還呢。還求足下聽我自便的好。如果有了機會，請寫個信來，我接了信，就料理起程。」我聽了他一番話，不覺暗暗嗟歎，天下竟有如此清潔的人，真是可敬！只得辭了他出來，順路去看端甫。端甫也是十分歎息道：「不料風塵中有此等氣節之人！你到南京，一定要代他設法，不可失此朋友。但不知你幾時動身？」我道：「打算今夜就走。在蘇州就接了南京信，叫快點回去，說還有事，正不知是甚麼事。」說話時，有人來診脈，我就辭了回去。

是夜附了輪船動身，第三天一早，到了南京。我便叫挑夫挑了行李上岸，騎馬進城，先到裡面見過吳老太太及繼之夫人。老太太道：「你回來了！辛苦了！身子好麼？我惦记你得很呢。」我道：「托乾娘的福，一路都好。」老太太道：「你見過娘沒有？」我道：「還沒有呢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好孩子！快去罷！你娘念你得很。你回來了，怎麼不先見娘，卻先來見我？你見了娘，也不必到關上去，你大哥一會兒就回來了。我今天做東，整備了酒席，賀荷花生日。你回來了，就帶著代你接風了。」我陪笑道：「這個哪裡敢當！不要折煞乾兒子罷！」老太太道：「胡說！掌嘴！快去罷。」

我便出來，由便門過去，見過母親、孀孀、姊姊。母親問幾時到的。我道：「才到。」母親問見過乾娘和嫂子沒有。我道：「都見過了。我這回在上海，遇見伯父的。」母親道：「說甚麼來？」我道：「沒說甚麼，只告訴我小七叔來了。」母親訝道：「來甚麼地方？」我道：「到了上海，在洋行裡面。我去見過兩次。他此刻白天學生意，晚上念洋書。」姊姊道：「這小孩子怪可憐的，六七歲上沒了老子，沒念上兩年書就荒廢了，在家裡養得同野馬一般。此刻不知怎樣了？」我道：「此刻好了，很沉靜，不像從前那種七縱八跳的了。」母親睜了我一眼道：「你小時候安靜！」姊姊道：「沒念幾年書，就去念洋書，也不中用。」我道：「只怕他自己還在那裡用功呢。我看他兩遍，都見他床頭桌上，堆著些《古文觀止》、《分類尺牘》之類；有不懂的，還問過我些。他此刻自己改了個號，叫做叔堯；他的小名叫土兒，讀書的名字，就是單名叫一個『堯』字，此刻號也用這個『堯』字。我問他：『是甚麼意思？』他說：『小時候，父母因為他的八字五行缺土，所以叫做土兒，取『堯』字做名字，也是這個意思。其實是毫無道理的，未必取了這種名字，就可以補上五行所缺。不過要取好的號，取不出來。他底下還有老八、老九，所以按孟、仲、叔、季的排次，加一個『叔』字在上面做了號，倒爽利些。』姊姊訝道：「讀了兩年書的孩子，發出這種議論，有這種見解，就了不得！」我道：「本來我們家裡沒有生出笨人過來。」母親道：「單是你最聰明！」我道：「自然。我們家裡的人已經聰明了，更是我娘的兒子，所以又格外聰明些。」孀孀道：「了不得，你走了一次蘇州，就把蘇州人的油嘴學來了。從來拍娘的馬屁，也不曾有過這種拍法。」我道：「我也不是油嘴，也不是拍馬屁，相書上說的『左耳有痣聰明，右耳有痣孝順』。我娘左耳朵上有一顆痣，是聰明人，自然生出聰明兒子來了。」姊姊走到母親前，把左耳看了看道：「果然一顆小痣，我們一向倒不曾留心。」又過來把我兩個耳朵看過，拍手笑道：「兄弟這張嘴真學油了！他右耳上一顆痣，就隨口杜撰兩句相書，非但說了伯娘聰明，還要誇說自己孝順呢。」我道：「娘不要聽姊姊的話，這兩句我的確在《麻衣神相》上看下來的。」姊姊道：「伯娘不要聽他，他連書名都鬧不清楚，好好的《麻衣相法》，他弄了個《麻衣神相》。這《麻衣相法》是我看了又看的，哪裡有這兩句。」我道：「好姊姊！何苦說破我！我要騙騙娘相信我是個天生的孝子，心裡好偷著歡喜，何苦說破我呢。」說的眾人都笑了。

只見春蘭來說道：「那邊吳老爺回來了。」我連忙過去，到書房裡相見。繼之笑著道：「辛苦，辛苦！」我也笑道：「費心，費心！」繼之道：「你費我甚麼心來？」我道：「我走了，我的事自然都是大哥自己辦了，如何不費心。」坐下便把上海、蘇州一切細情都述了一遍。繼之道：「我催你回來，不為別的，我這個生意，上海是個總字號，此刻蘇州分設定了，將來上游蕪湖，九江、漢口，都要設分號，下游鎮江，也要設個字號，杭州也是要。你口音好，各處的話都可以說，我要把這件事煩了你。你只要到各處去開闢碼頭，經理的我自有人。將來都開設定了，你可往來稽查。這裡南京是個中站，又可以時常回來，豈不好麼？」我道：「大哥何以忽然這樣大做起來？」繼之道：「我家裡本是經商出身，豈可以忘了本。可有一層：我在此地做官，不便出面做生意，所以一切都用的是某記，並不出名。在人家跟前，我只推說是你的。你見了那些伙計，萬不要說穿，只有管德泉一個知道實情，其餘都不知道的。」我笑道：「名者，實之賓也；吾其為賓乎？」繼之也一笑。

我道：「我去年交給大哥的，是整數二千銀子。怎麼我這回去查帳，卻見我名下的股份，是二千二百五十兩？」繼之道：「那二百五十兩，是去年年底帳房裡派到你名下的。我料你沒有甚麼用處，就一齊代你入了股。一時忘記了，沒有告訴你。你走了這一次，辛苦了，我給你一樣東西開開心。」說罷，在抽屜裡取出一本極舊極殘的本子來。這本子只有兩三頁，上面濃圈密點的，是一本詞稿。我問道：「這是那裡來的？」繼之道：「你且看了再說，我和述農已是讀的爛熟了。」我看第一闕是《誤佳期》，題目是「美人嘍」。我笑道：「只這個題目便有趣。」繼之道：「還有有趣的呢。」我念那詞：

浴罷蘭湯夜，一陣涼風恁好！陡然嬌嚏兩三聲，消息難分曉。莫是意中人，提著名兒叫？笑他鸚鵡卻回頭，錯道儂家惱。我道：「這倒虧他著想。」再看第二闕是《荊州亭》，題目是「美人孕。」我道：「這個可向來不曾見過題詠的，倒是頭一次。」再看那詞是：

一自夢熊占後，惹得嬌慵病久；個裡自分明，羞向人前說有。鎮日貪眠作嘔，茶飯都難適口，含笑問檀郎：梅子枝頭黃否？

我道：「這句『羞向人前說有』，虧他想出來。」又有第三闕是《解佩令》「美人怒」，詞是：

喜容原好，愁容也好，驀地間怒容越好；一點嬌嗔，襯出桃花紅小，有心兒使乖弄巧。問伊聲悄，憑伊怎了，拚溫存解伊懊惱；剛得回嗔，便笑把檀郎推倒，甚來由到底不曉！

我道：「這一首是收處最好。」第四闕是《一痕沙》「美人乳」。我笑道：「美人乳明明是兩堆肉，他用這《一痕沙》的詞牌，不通！」繼之笑道：「莫說笑話，看罷。」我看那詞是：

遲日昏昏如醉，斜倚桃笙慵睡。乍起領環鬆，露酥胸。小簇雙峰瑩膩，玉手自家摩戲。欲扣又還停，盡慙生。我道：「這首只平平。」繼之道：「好高法眼！」我道：「不是我的法眼高，實在是前頭三闕太好了；如果先看這首，也不免要說好的。」再看第五闕是《蝶戀花》「夫婿醉歸」。我道：「詠美人寫到夫婿，是從對面著想，這題目先好了，詞一定好的。」看那詞是：

日暮挑燈閒徙倚，郎不歸來留戀誰家裡？及至歸來沈醉矣，東歪西倒難扶起。不是貪杯何至此？便太常般難道儂嫌你？只恐曹騰傷玉體，教人憐惜渾無計。

我道：「這句全在美人心意上著想，倒也體貼入微。」第六闕是《眼兒媚》「曉妝」：

曉起嬌慵力不勝，對鏡自忪惺；淡描青黛，輕勻紅粉，約略妝成。檀郎含笑將人戲，故問夜來情；回頭斜眄一聲低啐，你作麼生？

我道：「這一闕太輕俏了，這一句『故問夜來情』，必要改了他方好。」繼之道：「改甚麼呢？」我道：「這種香豔詞句，必要使他流入閨閣方好。有了這種猥褻句子，怎麼好把他流入閨閣呢！」繼之道：「你改甚麼呢？」我道：「且等我看完了，總要改他出來。」因看第七闕，是《憶漢月》「美人小字」。詞是：

恩愛夫妻年少，私語喁喁輕悄；問到小字每模糊，欲說又還含笑。被他纏不過，說便說郎須記了！切休說與別人知，更不許人前叫！

我不禁拍手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這一闕要算絕唱了，虧他怎麼想得出來！」繼之道：「我和述農也評了這闕最好，可見得所見略同。」我道：「我看了這一闕，連那『故問夜來情』也改著了。」繼之道：「改甚麼？」我道：「改個『悄地喚芳名』，不好麼？」繼之拍手道：「好極，好極！改得好！」再看第八闕，是《憶王孫》「閨思」：

昨宵燈爆喜情多，今日窗前鵲又過，莫是歸期近了麼？鵲兒呵！再叫聲兒聽若何？

我道：「這無非是晨占喜鵲，夕卜燈花之意，不過癡得好頑！」第九闕是《三字令》「閨情」。我道：「這《三字令》最難得神理，他只限著三個字一句，那得跌宕！」看那詞是：

人乍起，曉鶯鳴，眼猶錫，簾半卷，檻斜憑，綻新紅，呈嫩綠，雨初經。開寶鏡，掃眉輕，淡妝成，才歇息，聽分明，那邊廂，牆角外，賣花聲。

我道：「只有下半闕好。」這一本稿，統共只有九闕，都看完了。我問繼之道：「詞是很好，但不知是誰作的？看這本子殘舊到如此，總不見得是個時人了。」繼之道：「那天我閒著沒事，到夫子廟前閒逛，看見冷攤上有這本東西，只化了五個銅錢買了來。只恨不知作者姓名。這等名作，埋沒在風塵中，也不知幾許年數了；倘使不遇我輩，豈不是徒供鼠齧蟲傷，終於覆瓿！」我因繼之這話，不覺觸動了一樁心事。

正是：一樣沉淪增感慨，偉人環寶共風塵。不知觸動了甚麼心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